

卷之三

聞過齋集卷四

讀書室記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藍君仲晦為書其扁且介以
來求予文曰願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
理君臣父子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脩己
之法莫不昭然具在于書必讀之而後有以識事理
之當然以成已成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
士未嘗不由此者卜夏言未學吾必謂之學石子以

門人靈武王稱編次
鄉後學鄭濬重校刊



為過季路言何必讀書聖人惡其佞顧書不可不讀而讀之固當有法蓋不讀非聖之書則異端邪說不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歧之惑諷誦習熟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優游涵泳沉潛玩索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寔朝夕孳匕無有間斷則溫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覺勿喜小得勿足則人百已千而有必成之效嗟夫去聖既遠遺經徒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間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之足音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為己也以利則為人也為己者自一語一言莫非切己

心存而默識身體而力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為人則不過資辯博富詞翰以耀世俗媒取利祿而已于心身何有為故予嘗病夫人之讀書而設心以利者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讀書名固予所喜又不遠千里來徵言逾年而愈勤則其志之不在利尔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德之助

遊上林記

予舊至章山聞西六七里許有上林之勝北十數里許有雁湖之奇欲遊之久而不果乙卯冬末予與王

候用文以弟事至林嶼遂約翌日登雁湖已具而主人有遽不得偕往因興敗而王侯猶力獨邀予至上林候先往遣僕夫以兜子來迎由林嶼行二里許至郭家店川明谷豁雞犬數家時村民方蒔麥兒童狎走來往野婦緝道上牛羊牧其前藹然墟落之趣沿壑里許方躋石磴並麓曲折左為畬田右為林木稍進而夷踈竹數竿老梅抱石立灌莽吐十餘花淡然若自娛者歷數折負壩一二人家高爽幽寂門戶盡閉益使人蕭然有出塵之賞自是以往夾徑皆脩篁晴日篩光馬白微風成韻又入深林蔭鬱里許表曰

峯蓋佛寺在焉地勢迴環屋宇宏麗輝耀奪目而予行亦倦矣遂憩卧雲軒寺僧焚香煮茗來供故翰林林公潮守王侯諸名人詩具刻在壁余亦寫詩軒中僧又設酒肴延客甚勤乃登寺山周流盤桓或藉草根或坐磐石長吟舒嘯具至隨量而飲望高林斜照紫翠如染觀僧引泉自別壑醜之注佛殿下為沼以植芙蕖沼中溢出右山之足轉經前山復入為池旁引泉入齋厨下之以激机然後遍行蔬圃間以資濯溉既又復歸于池以出而泉亦勞矣是夕宿軒中附火至夜深乃睡雖猿吟澗響足山中之景而鐘鼓

磬鐸之音鏗訇鞮鞞不為落莫寺僧再請登鴈湖黎
明北風大作寒不可禦鴈湖在望而不能即信乎遊
覽亦莫不有數焉又輟以俟他日姑記上林之遊此如

重遊鼓山記

歲柔兆執徐吳子客居董下出門面鼓山惟限一水
自初秋即約數人同登既而七月中雨八月中又雨
約重九重九復雨閏月雨不止所與約諸人咸以事
違然予意獨勤念適此則冬氣將厲寒不能登矣十
月十一日風定無雲里中陳坦士周彭琅德彌吳杲
孝升三人皆舍遽相從凌晨渡江自蓬隘入荔林依

山右行瞰旭宇霽道傍野花炫耀黃碧色霜林葉如
染采山果可噉澗中泉韻琮琤鳥聲唵啉飛來近人
若相娛二里許至歧路乃絕壑橫渡小石杠遇數人
家復有歧路當右有少年坐石上給曰左乃左行由
屋後躋石磴崎嶇險峻近二里所達路寄衣寫寺中
升數岡則篁竹深密不可尋路有遙趨山右並崖而
進雖覺異然意可得達遂循之里許值窮見水源而
返蓋寺中引泉處也退而披篁刊木剪伐樛翳登樹
而望向高直上攀綠躡蹬三里許然後榛莽之中畧
有微蹊可辯眾共喜進五六百步果至峰頂一不勝

其勞憇息哀又尊酌屢行然後徐起徘徊瞻眺意既適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曩年宿處荒穢特甚不可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東不能復覽洞中諸勝出近南寺得村氓引導腹黑穿林中歷畬田指示詳悉乃乘月渡嶺上下綠麥隴中取道抵炭墮喚舟從西岸來濟及家將二鼓矣是遊雖不能從容若疇昔然然于世故沉困憔悴無聊之中得一日之暇以舒憂釋慮將亦不易得耳復憶十數年前城中倪林二子屢嘗欲登以不得予偕而至者五六遂終身不能登今予屢登而二子在泉下不可得矣因忽感念涕泗

為零二子倪則桂德芳林則琦公偉也

春暉閣記

東林生熊飾小閣于室之西以為奉親之所且取孟郊詩語名之曰春暉閣直正南啓戶見山花卉果實雜蔣于其前春明景熙草木萌長虫飛鳥哢物各生遂薰風于長語燕相呼槐深柳密靜若無暑郊原入秋穹宇朗清梧桐炫金楓葉如染賓鴈來翔嘒嘒蟬吟明月當軒爽氣近人雪霜既降檜栢青々背陰向陽南陸出晷朔吹不及迎暄抱煥四時之景變于外而閣中常若陽春焉阿婆起居優游宴息雍容含飴

弄孫子婦承顏左右娛何天下之樂孰有加于此哉
昔阿婺持家理生勤儉勞苦奉身不越禮度教子嚴
而有方待宗族克正而睦馭婢僕雍肅而思故內外
無間言而家裕業進熊也遂克至于成人今阿婺年
逾七十康寧強健子孝婦順諸孫蔚然殆天所以報
阿婺生登斯閣而視斯扁思鞠育碩覆之仁教誨作
成之義知其年而深喜且懼焉滄漚甘旨之供必竭
其力怡愉和柔之奉必盡其誠受日之誠不能自己
猶不足以報其萬一夫陽春育物不自以為恩故其
思不讎親之慈子不自以為德故其德無極古人以

是為喻蓋友求而自得于心者傳曰孝弟至林木茂
孝之生福也如此而移風易俗善莫大焉生其勉之
既為之記又為之賦東林六章之四句

東林有木其木維檜雪霜屢矯其葉肺々 東林有
木其木維栢其枝翹々其葉滌々 東林有烏桕々
其羽聿飛迺臻言返其哺 淑人有淑恭儉維德天
監厥美賚之遐福 其福為何有婦有子尔有令孫
曰母是侶 煦々春暉悠々草心勉尔順思懷我好
音

遺安堂記

濟南林貢父才茂而學富能安以自安至正之末官
爵猥濫閭巷小兒市一資半級以炫耀鄰里貢父子
時方且課僮奴力耕抱盞灌畦勸之仕不應既衆勸
之則取龐德公遺安之言揭於堂然後勸者始息世
運變遷攘之徒競進以希新寵曾未數歲禽獮草
夷蓋萬一有全者人始服貢父之高貢父將求予言
因友人林玉請數年矣辭勿獲乃為記之子惟安之
義廣矣德公之言一端而已矣夫莫安於理之出于
天而具于人心物必有則事必有宜大而民生倫紀
之間細而日用動靜之際言凶榮辱之兩途利害得

失之前陳必也審擇而處之順理則安逆理為危
者弃而安者即雖至顛沛不易况造次乎若世有道
則仕無道則隱進將施利澤于人退而避禍難于已
其出處固自有宜非獨以退為安仕即為危也于向
之所處亦既得其安矣今吾將語子以大安之道孟
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止路也禮人之大門也
誠能得是宅以居由是門以出遵是路以行將見無
往不安無入而不自得以是淋之身而教之子孫雖
百世可安也所遺固不甚遠且大矣乎嗟夫景升以
荊州之全昇其子後世曾不得其闔閭以居世之

惑者徃、累金玉恨其不多廣田宅畏其不厚與子
孫交手相付旋踵而失之且禍逮焉然則非其無所
遺也遺之不以安而以危也觀子之各堂亦可少戒
矣銘曰

事物之理各有當然人之置身亦猶器焉失平則傾
失正則反不反不傾乃得其安於皇昊穹降此民德
視聽飲食咸具爾則子焉克孝父焉克慈有字靡疾
堂基播菑兄愛弟敬因心友于既翁既好無交相痛
男正乎外女正乎內閨門雖、燕及童孺言必忠信
巧給取憎行必篤敬蚤貊可行孰不欲富得之以義

孰不欲貴取之有道次身以饗終乃賈禍曰貧與賤
人曷不堪在兮已定天胡可貪順命守素荼茹如甘
我思古人必安于理苟得聞道曰斃可矣凡百君子
念之敬之雞鳴而起為善致、人亦有言無念爾祖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銘于堂譬彼書紳善慎爾遺
遺于後人

南樓記

樓以高明為主而面南特勝高則可以眺遠南則向
明而於四時之氣無不宜藍田陳氏所居右闢一樓
以為遊憩之所凡賓客之來必居是而扁未有刻以

贊于予：曰既南矣謂之南樓不亦可乎主人曰吾子幸有以教之予曰古人之制宮室必面南而背北所以順陰陽適寒暑而通乎氣也若是樓之景常星鳥之殷辰攬萬類之萌鬯東疇土膏被襪禩而事耒耜者鱗然于其上君子契之則有務辛勤力及時不急之思焉大火正中炎燦灼人薰風時來煩愠俱滌視脩途峻嶺行者往來後々君子達之則有知止自足安分無求之思焉天高日晶秋氣慘栗草木黃落群陰斂孳君子感之則知屈伸進退之義焉天地閉塞泉涸澤堅居人室向蟄虫坏戶君子体之則知掩

身檢德之戒焉是樓于人豈小助耶若夫輕烟暖霏晴嵐宿靄和氣動盪秀色滢溢月明而萬傾銀涵雪積而群峯玉麗霧雨濛迷若扁舟之凌巨澗四時朝夕晴雨明晦而是樓之景可喜可愕可賞可愜子之兄弟群從子姓相與逍遙于其間以遊神騁目遣懷適興而暇日以娛嘉賓會親友談今講古觴酌賦詩彈琴投壺穆清風之可挹無俗塵之汚人則于斯樓寔為宣稱而是樓之所以合天時總地宜善人事者曷一而不備歟抑其視元龍百尺為何如主人兄弟鞭笞而笑奉觴而進請書以為記

集芳堂記

乾坤清泚之氣萃于人者為賢俊其萃于物也鳥則為鸞鳳凰載則為麒麟騶虞其萃于草木也木則為松為檜為梗楠豫章草則為蘭為薰為蕙為芷為杜衡薜芷夫人之與物之有是數種其類雖不同然皆善也故善之人所好尔必從其善焉乃若昔人正則之于蘭淵明之于菊周子之于蓮林逋之于梅千載之下觀其所愛而得其為人焉聖人有言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則文遊之于人益不輕矣今楊生之堂所植無非嘉木奇卉

林懷之又以集芳名之觀其所好如是則其所與交游必無匪人者楊生必欲求予言懷之為之請益堅吾將引而進之夫屈陶周林四君子者其貞節雅操令德高忠皆人之所素仰所愛草木尔因四賢而得名今楊生之于眾芳誠知其美而好之不徒為耳目之玩求其實反之于身而資以成德則尔無愧乎昔人之愛物矣其芝蘭玉樹產于度階也曷疑予雅愛懷之雖未知楊生因懷之固足以知之遂書以為集芳堂記

心遠堂記

東林先生請于予曰昔先大父嘗營一堂以為燕休之所署其題曰心遠迨某則三世矣未有以發揚其旨願先生之教之也予曰子之大父以是名堂得無有取于陶淵明詩語乎曰然予曰子之大父蓋賢而隱者也當元之中世民物方阜人有藝能術智者莫不輻集京師務以自售展其四體光大其業而子之大父乃能晦迹丘樊潛居弗耀薦書不名鋒車不召栖遲偃仰于衡門之下教兒讀書課僮力耕與樵夫牧豎為伍茲其所以名堂之意蓋將獨善而與世相違者也若子之父篤孝好脩親仁樂善于世事不閔

意鄉里稱為善人日惟與賢士大夫朋友談經講史商論古昔遐則詩酒優游若將終身焉者至于卒奪其志奔馳任宦違其素願然其心未始異于淵明今子籍祖父之遺澤安分無求足以樂生抑予重有告焉夫遠非徒高舉長往避世之謂也山不遠則不高水不遠則不深視不遠則蔽于近慮不遠則有近憂道不遠則無所至田廬所以厚子孫也而守之未必能遠貨財所以裕子孫也而用之必當有盡子之祖宗傳世六百餘年以至于子吾意今日之存者皆其孝弟忠信慈惠謹直積累之餘未必在乎區區田廬

貨財而已吾所謂遠意蓋在乎此生乎勉之上承祖宗于既往下被子孫于無窮夙夜孳々以是為心則其遠有出于陶言之外者生以為何如曰謹奉教遂書之

宗會堂記

羅田林氏舊為祠堂繇遠祖而下二十一世凡族人祧毀無後之主悉祠之其在子孫見祠者為二主以祔昭穆之次月朔望令族人致敬春秋卜日而祭于追遠之意可謂厚矣宣城貢秘書嘗為之記然予竊有感焉古者合祭祧毀之主于祖廟惟有國者得為

之大夫不及也庶人薦于寢蓋用生者之禮先王之制豈得逾哉乃為正之使各痊其群主又為之次其遠祖以來世系名字具為一圖顯而易見冬至元旦陳于北牖宗子率族人羅拜堂下畢則撤圖布席宗子升坐于堂之東族長一人升坐于堂之西昆弟子姪以次成列序拜就坐獻壽設食勸酬禮終尊者稱述先代功德締造之勤積累之厚子孫守成之不易覆墜之不難蚤夜脩飾毋惑不善以墮名辱身庶幾有以永祖宗之澤于後世用是為訓然後昆弟子姓各誦所聞或傳記故事或述世賢者或鄉邑之人其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復于尊以告于其眾族人
有過則眾勸勉之期以必改族議既諧因更其名曰
宗會之堂將以上章泐灘改歲行礼請予志之以示
將來予惟舊日合祠之意蓋欲子孫不忘乎祖也今
日宗會之意蓋欲子孫共仁其族也能仁其族乃所
以能孝乎祖舊則自諒而祖流今則循末而知本其
礼雖殊意寔不異夫人尊祖敬宗之念尔豈有窮哉
顧礼制不可得為易之以圖則舊時之意不失而事
得其宜豈不百世可行耶夫屬有親踈而族則一世
有遠近而本則一仁人君子于同類且一視之况同

氣耶自夫一族之仁推之三族而益親行之十室而
可化風俗之移尔具在是予之所以必嚴宗者欲族
人知有所統先王之法雖不行母尔存其名而已餘
悉具貢公記者不復書

愛日堂記

人之生必本于父母故其行莫大于孝君子以父母
俱存為樂而王天下不與焉則孝子仁人之愛其親
可知已夫人之身必壯而後有子迨其子之長則身
已衰矣迨其子之壯則身已老矣視聽不利乎前舉
動不便乎昔思慮不及于曩時食少而易飢膚劣而

易寒也血氣之不充疴癢之相尋為之子者豈不思以安之顧時已邁矣衰者不可得以復壯老者不可得而還少雖三牲五鼎盡其養溫靖定省盡其禮洞洞燭々盡其敬柔色婉容盡其愛左右無方盡其勤然往者不可及來者未可期而日不足矣雞鳴而起問其寢也視日之旦而憂其中既侍膳也視日之中而惧其是將夕食也視日之暮惟畏其下蓋將以月為日而不足必將以歲為日而猶不足也歲且更矣念吾親之齒雖益一而來者益狹慕志之情益切故視景而喜視陰而疑惟恐吾事親之日短于不可及

者不得施焉此聖人所為喜惧者也若彭城董公瓚年甫壯以明經茂才舉司徒來閩仕途發軔二親齒各未衰迎以就養子婦晨夕不離承顏順志幼孫學語于前一堂之中唯俞色笑有若春臺又題之以愛日其志抑可尚矣夫父母俱存固人所樂而親年未艾猶不可得昔老萊子年七十奉二親為嬰兒之戲人亦孰不願為老萊者子海自念不孝早為先人所弃不得奉盃水盂并之歡今而既耄徒有終天之感視公瓚二親同享祿養此天所以錫之者而人莫能及也古人有言惟德生福董氏之門其種必厚不然

何其獲福若是歟異時二親黃耆台背公瓊之年尔
老萊庶幾有匹于老萊故誠為樂之既為之記又道
以詩云

瞻彼日矣其暉煌々爰升于天耀于四方瞻彼日矣
維暉融々耀于四方升恒于中人有父母或者或耆
我有父母翼若玄髮人有父母或靡克具我則具矣
曰亶有豫春陽熙々淋景載遲草木具菲我親則怡
夏日悠々晷陸孔脩薰風時來我親不憂秋日則果
冬日則燠則煦其寒尔解其肅南阪有蘭北牖有蓀
厨有甘旨以備饗飧崇吾籩豆潔吾罍爵父母既慶

室家且樂温々淋人格慎克孝天錫父母百歲難老
人日不足尔日孔多善爾悠游相尔作歌

阜林卿學記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濱曰祉溪舊有卿學宋英德府
學教授林核子之所創也隘陘弗補廢且百年其孫
文溢謀于卿族乃改卜地于溪之陽曰阜林建禮殿
講堂左為列舍以肄諸生右為祠堂以崇先賢門庭
邃幽廊廡周嚴庖湏完具道無所出里人李麟築田
為之地有關里人林節生奉園足之危工于洪武十
二年冬而竣事于十三年春餘資為田十畝前有湖

其芟魚之利入于學既成來微記于郡人吳海：惟古先聖王化民之政莫重于學而學莫先于鄉自鄉以及閭巷莫不有師、教民孝弟忠信勤力務本民朝夕出作入息必稽善而獎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為育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代盛時其制若此治效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為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申嚴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之德而又廣前人之功于以教子弟而泚鄉人予見其有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為師者夫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異端權謀術數之言橫流于天下洋溢

充斥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聖開來學三才若肇建焉今其遺書蒙傳人誦然而士大夫心述之微閭閻風俗之舊猶若未釋夫異端權謀術數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于書學者不能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傳雖多無益願學莫先于立志、既定然後即物以窮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日孜孜、無少間斷則入道有方近德有序聖賢可馴致苟有一毫為利近名之心則非為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願因諸君子謀之他日道成使海濱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肖願

承下風

致樂堂記

瓜山陳瑄名其堂曰致樂而求言于予曰瑄不幸三歲而失所恃惟是拊育顧復之恩皆出于父今父年且老不勝喜懼之情顧家貧無以具甘旨之奉竊惟聖人之言所謂致其樂者欲故之為蚤夜自勉莫獲少娛親之暮齒遂區之卒昔之顧之先生有以教之予曰善乎爾之志也古之所謂能養者志而已志非有他盡其誠而已誠無有間于貧富也若使為子者必富而後可以致力乎親則凡貧者皆將終身不得

為孝乎昔者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孔子曰歡并飲水盡其歡如是而已矣夫養者為志也非徒為口體也溫清定省之大節先後扶持之細務盛饌珍羞雖日進而愛敬不至與畜犬馬無異親亦何自而樂哉故人子之深愛者必有聲氣之和色容之婉視而見之無形聽而察于無聲先意以承志奉順而不違不使其親少有所不樂于貧富奚擇哉蓋惟盡其心而無毫髮之偽則親必安親安則其心必樂心樂則子雖富亦樂雖貧亦樂三牲五鼎亦足樂蔬食菜羹亦足樂終日訢然而忘其

老此則所謂致樂也歟雖然是足為養也未足為孝也
也不服闋登危以辱其身不苟詈苟笑而慢于人行
道揚名以顯父母是則孝之大者不特致樂而已予
嘉生之有志故追而告之既為之記又贊以辭曰
昔昌黎韓子作董生行謂董生召南其孝足稱暮歸
讀書旦出耕事父母克樂天降休禎嗟哉期人寔維
儀刑子尚繼之昭有令聲

靜對樓記

至正己亥予避寇水西依高隄吳氏吳氏有小樓附
麓面江平望數十里軒豁瀟灑地既僻人迹罕到戶

外有闢亦復不知歲戊申重来寓此于世事畧不相
接惟終日俯檻朝迎陽而夕待月夏延飈而冬賞雪
溫涼寒暑晦明雨霽氣候變化朝夕各異潮汐之往
來魚鳧之游飛犁鋤出入釣艇上下莫不事與心契
境與情融豈徒忘世之草亦不知空之聲而身之羈
也嘗讀書撫琴詠詩飲酒于此仰天宇之寥々感今
昔之殊時少壯不待老且益衰宜斯樓視吾為過客
而天地一瞬亦何能長久不變哉蓋靜而觀之則固
如是而已矣彼區々為名為利者終不能靜鷄鳴而
起汲々致々攘々嘻々懂々徑々若蚋若蠅逐臭與

腥勞不知息死不暇悲視大華不見聽雷聲不聞則
亦何怪其然耶是樓以靜名蓋主人深得其趣予去
之十載而不能忘其能忘情于主乎人特書以記之

逸興亭記

逸興亭興不在乎亭也是亭博士先生李君之所作
也先生慕聖賢之學服古人之道勢利弗趨而優游
以為樂榮華弗羨而淡泊以自適蓋將脫凡近以遊
高明興造物為徒而后為嫌于其心也先生橫經講
道之餘肄業董成之暇退諸生而罷賓客棲遲俯仰
是亭之上雍容猶夷容與相羊境與情融興由趣發

鳶飛魚躍灼乎道體之著風輕雲淡油然真樂之形
庭草與吾意同碧山若儀刑相對撫萬物以自得閱
今古之往來高懷獨詣遐思無窮衆人徒見先生之
外而不知其內故先生之興超鴻濛而溢六合入風
雲而軼埃壘者先生不言而人莫知惟是亭獨知之
先生既不自欺又不欺人而道之于亭或者將即是
亭而求先生之興則烏可將舍是亭而求先生之興
尔烏可然則將若何求之而可曰子能學先生之學
道先生之道以得先生之樂則先生之興將不待求
而盡悟之矣謂予不信其質諸亭

望雲亭記

方氏兄弟構小亭于屋山之右以為遊憇之所地既崇盡羅田之勝而覽之左嶺巖嶮似龍趨右山鳴蹕而虎躍原田鱗次溪流虹委聚落林丘布棊列星周迴千里不出闌楯之外朝日丹光射乎簷楹夜月清輝汎乎几席涼風滌炎白雪相映是亭于四時之景宜可謂備矣而未得其所以名暇日與予登之指右山之盡而可見者曰雲窟吾曾大父之所歲也越左山之半而可見者曰雲居大父之瑩在焉予曰若是曷不名曰望雲昔狄梁公見白雲孤飛懷親舍而不

忍去况子兩世松楸鬱然在日子之兄弟時登覽于此賓客朋友宴集于此興適之餘舉首東眴曼睥西顧膚寸之起油然動心思吾身之所從來念祖宗創立之勤積累之厚無非所以怡吾子孫者惕然內懼飭身厲行迪子訓孫孝弟忠信勤儉圖保之子無窮則斯亭之為益大矣豈徒遣懷縱目之樂而已哉方氏兄弟迥然謝曰命之遂書以記

平遠堂記

君子之澤歷世久而不窮者無非本諸其積累之厚與其貽言之善而又有賢子孫克承之也具是三者

予友人陳君子杞見之子杞之先由宋給事中以來
十有餘世衣冠不墜詩禮相繼又三世為鄉先生其
積可謂厚矣所居堂舊題平遠新構落成將仍揭之
來告子曰吾子幸有以啓吾予曰大哉夫天下之理
惟平而已矣平則無傾無陂而可居可行乃可以遠
洪範以無黨無偏為惟皇之極易以履道坦坦為幽
人之貞詩不云乎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故父慈子孝
夫正婦順兄友弟悌克舜之道三代不能損益而詭
節異行險怪邪僻君子不道焉君子平其心而已矣
使心如衡而身如準則施之家而理措之國而治放

諸四海而不越傳之萬世而可遵不亦遠之至乎夫
平未有不遠者也不平未有能遠者也非其貽言之
善乎漢陳仲弓平心率物而人自化若子杞之篤寔
好善自守不求于人澹然與物無忤誠可謂善承之
者其視斯堂為無忝矣然世固有立德垂言而其澤
不永者子孫不肖不能續其緒也子杞之堂粵自今
始又将愈久而不窮噫是堂之名豈獨于陳氏為宜
凡登斯堂而觀斯名者皆不可以無儆也

碧玉潭記

古靈多佳山水居人往々擇勝而面或挹奇峰秀壁

或俯清流潺湲各因其志之所樂而得其趣以自適也若鄭生所寓則占乎溪流之瀟而深者匯乎其止湛乎其澄膏乎其凝黛乎其停清澈澹滄泓涵晶瑩蓋淵乎其似道靜乎其若德故名之曰碧玉之潭焉吾嘗休于是潭之上陽光下臨雲影徘徊前山倒翠墮入潭底遊魚往來鬐脊可數聞磬欵聲劃然一散匿伏不可見良久然後出並岸密竹駢植幽草芊茸潭上老榕蔭可半畝輕風徐來舒疾成韻如聆絲竹二三友狎坐談笑清氣逼人襟懷為開俗塵不干煩慮消釋忘世故之紛拏與日月之促迫情融境暢幽

意橫發不知濠梁之樂復能過是乃叩樹而歌之曰潭之清吾濯吾纓其碧晶、伊玉之瑛又謔曰清潭如池衡門棲遲洵美者子樂可忘飢于是諸君子咸屬而詩述予言為記

仰高樓記

陽陞卓子康好義人也故所遊多名士大夫若故潮守王公用文遭世變更屏居龍泉之上道出入往來必館焉獨以其舍近市囂不能恆每至一造其園坐荔陰俯青池徘徊徑中率以為常歲昭陽大淵猷子康之長子堅始即其地創小樓撲致雅幽明爽靚清

可以坐可以卧可以企望以娛二親以聯昆弟延嘉
客後右有沼前南見山落成予適至焉堅請曰不肖
誤獲愛于王公先生所知也昔王公在時屢至此病
室湫隘而斯樓未能創今既創念王公不復見矣堅
父子每一登未嘗不感慨而不能忘願以斯意題斯
樓也庶幾寫堅父子之夙心焉予曰昔王公之室嘗
對南山今子之樓亦且向南其南又有山詩不云
乎高山仰止景行止以是名則子之意可見矣嗟
夫世俗日澆人之交不以勢則以利不以利則以勢
以勢交者勢隆則附勢去則解以利交者利合則親

利緩則弛勢利不可以長存故交情不能以久終唯
義交者無勢利之去就無炎涼之聚散故久而愈敬
沒而不能忘若王公與子康交義也故至是非王公
之高誼無以起子康之慕非子康之好義亦必不懷
王公然則是樓之名將使登者疑而問思而得其與
人交必以義又推好義之心以應事接物使無往而
不為義而不可勝用焉則高山景行之思其有窮乎
書以為是樓記

近道齋記

歲在昭陽予寓若竹聞章宗遠之賢其友方宗遠言

宗遠性至孝父嘗得痿疾卧十年宗遠疏食尔十年
晝夜坐卧床下宗遠于昆弗愛朋友敬憇寔飭行人
也去歲朝廷以禮幣徵授漳浦文學予恨不及識他
日其子棣來見恭而有禮敏而好直間抵其家至其
讀書之室視楮間扁曰近道棣進曰大人嘗語棣吾
平日廣求聞見知吾不足也見善必慕欲自勉也不
善不敢為吾耻也吾于道竊有志焉故取三近之旨
揭之以自警厲庶幾可得而入然大人夙慕先生未
獲階于左右先生幸臨其可無辭以誨予謝不敏棣
固曰大人向嘗得與孝度計偕敢藉是以請予不得

辭乃曰夫道者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天下古
今人物共行之路道固因人而名也安得遠于人哉
然惟踐形盡性者為能躋其全其次氣稟不齊是以
不能皆盡必資學而後能其學也則又知有先後聞
有早暮行有難易造有淺深其又下者則必千百其
功然學本于志必虛心克己而后能有受志立則好
篤天下之物無以易之好篤則自力汲匕致匕而無
間斷乃能有進卜子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者乃為學之要道也愚也蚤自知學問亦有聞齒且
耄矣猶覺其遠常惧不得為君子若宗遠固宜吾所

觀善而取益者其敢有告乎獨以吾所自傷悼者訟
焉宗遠其謂吾言然也者乎哉不然也者乎哉不然
者願有以教也

聞過集卷四終

聞過齋集卷五

墓誌銘行狀

林彥中墓誌銘

邑有尚志厲行之士曰林彥中卒海走徃哭焉而弔
其孤之振涕泣言曰不肖禍釁天奪所怙終窶不能
擇葬地將從先祖之兆諏卜用來歲月苟獲葬將志
歲月而納諸幘惟先人所知莫若丈人敢以為請海
應曰諾嗚呼我于彥中豈辭哉越明年八月則具世

門人靈武王備編次

鄉後學鄭濬重校刊

次事實以來告曰日月有期將以甲申葬矣誌其畀
之按林氏世居閩縣靈岫里君之先有曰德安者竭
資造里中橋家用以貧里人德之曰禹錫孝友惇睦
兄弟讓由即君之五世祖也曰起莘宋慶元間進士
官至湖南提舉五世從祖也祖諱存翁考諱茂君諱
建字彥中生元延祐丙辰得年五十四以終歲己酉
十月十七日也配張氏先卒繼陳氏子四人振拱抗
搽一女適謝氏其一尚幼孫二人君性諒直好義耿
介自樹讀書究微旨不專訓詁為文不事場屋詩取
達意而不求工治家有法待宗族有恩待人以仁遇

事果斷不肯阿唯隨人上敬而愛之翰林直學士林
公甚見器重君見時俗所稱士或無寔而厚取名嘆
曰士以行為本人安可盡誣由是深誠其子以篤行
務實素強健寡疾暴得疾不四日以死嗚呼若君可
謂士矣士惟脩其身而後能理天下國家身不行道
雖道不行于妻子觀君之治身治家而可知矣君惟
隱處不仕故無聞于世少或一試當有所施脫遇禍
難典一城乘一障必能為國死守居朝廷之位事有
係于利害有不為犯顏苦口引衣折檻者耶夫行出
于己而名生于人古之誼也正辭而無隱守直而不

誦抑可謂貞矣海謹與君二三友何復方濟林琦謀
謂宜表君之行曰貞甫將視古無愧銘曰

惟貞甫植則剛行則方沒愈彰考之宮從而藏

故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林
公行狀

曾祖炎發

祖君澤贈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

父士震承事郎興化路錄事判官贈中順大

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

國伯

公諱泉水字清源先世居莆田莆馬洋徙永福章山
族既聚因氏其地曰林嶼至元間公先府君中順公
為按察書佐入居郡城後為泉州山魁巡檢時始孿
生公與弟同生公幼穎悟過人書一經目輒通始為
文既奇崛駭衆初治易後乃更治春秋獨得微旨年
二十五與弟同生偕領鄉薦方試歸道遇友病輟所
乘肩輿載之友得抵家而斃天曆庚午登進士第賜
袍笏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有盜號淨海王居海
上十八年劫掠不勝計建大旗舟中殺人以長竿洞
貫魚貫而沈之截人髮以為纜官府坐視不問公曰

是不除必將為亂後且有天患然自是有訴者悉遣去之盜意其悞怯居半載一日盜悉登陸饗神飲大醉卧祠下偵報至公遣壯士及衛兵乘夜馳往襲盡得之盜曰我始為盜時夢至陰府有神官治我貌正類別駕今誠當死無恨凡誅三百餘人陸盜聚徒眾以二十八宿號別其黨有稱太保者公次第除之境內大安舊時里胥受役官召市人保任保者多非良民與吏為姦公斤不用曰任之孰有逾別駕者吏弄文案牘有所出入公詰之曰尔以我為不曉耶吾讀書尚考千古得失而予奪之矣將以目前之事隱情

于吾戮皆頓首服明年海南獠反率府俾公運糧萬石以餉軍前後運者多拆沒不至人為危之公命舟人多而直而約束甚嚴舟即發不得駐時南軍乏食餉至大喜督憲文薦由之不可往還二百餘日賦詠紀述有詩文一卷曰觀瀾集除泉州府經歷民負酒榷不能輸械囚竟二三歲有死者公至即命出之大守不可公曰是終無可償囚之徒無益某請任其責無煩太守也船商每歲釀各千石一日悉召至謂曰君曹素釀不榷今貧民負榷不能酬若一為償之不然當受榷于是船商即代償前負榷者填門拜泣中

順公沒公負表去官服除選受承務郎温州路永嘉
縣尹永嘉號劇邑公理之若無事豪猾孟某賄上下
肆毒鄰里煽民訟因為居間持吏長短不敢問必從
其所向公曰姦人亂政不去終不能治正其罪竄逐
之邑鹽賦配民最重徃上破產公求交通之術取會
集衡要地置局四處省其半官自鬻之有隱田二百
餘畝不輸稅監守影射為賊田者公覈得之勒石為
記俾里胥遮耕以輸鹽賦之不足具水利築新河埭
埧時啓閉以備旱澇調漳府推官獄市大治畬洞不
敢為亂汀寇起率府以公前督餉有成勞復命餽餉

給汀兵賊遣其衆由間道旦出遮之公謂知曰是不
過多後數人耳乃使人輕齎夜行遲明已過阨所陞
奉訓大夫知福清州事民喜曰林別駕來牧吾矣公
行不將家以姻戚多在福清戒勿出入絕書問以防
請託視事三日謁城隍祠祝曰惟神聰明正直陰騭
此邦泉生不才叨茲守土願持公恕之心以撫凋瘵
之民耳目不逮神其相之敢有貪黷害政神其殛之
洋上在上有感必通一語不敢自欺三年當如今日
又書省已愛民于齋壁以自警于是持守益堅海嘗
省太夫人太夫人謂海曰兒作知州乃食菜飯餉午

噉荔枝五十顆言訖泣下歲屢大旱公禱輒應衆以為誠感無賴自公再至徙居莆福清界上然時出剽剗不已畧婦女與徒黨雜居公以事至境獲其首其黨伺歸途害公斫及馬足公躍馬去使人竟擒之又俗喜殺孤幼誣人取財公立連逮法誣者罪及親屬鄰保由是民不敢犯有媪與兄訴其僧子為人所斃投之江中公拒不受媪訴大府取符下又不受僚屬請曰殺人重事奈何公曰以吾觀其情必自匿之欲誣仇家俟受謀即殺之是吾殺一人又禍一家也竟不受數月僧果出衆服其識立社倉勸富民輸粟一

歲以稱貸吏不得預里胥掌其出入後歲凶貧者得濟後法久為民病民多竄籍鹽戶以稽免迨公寬逋戶乃復為民新釐宮定左孝右廟之制江口橋抵莆界圯積年不能治公使浮屠募衆營之又營駟馬橋既代去民立石道旁頌生佛紅巾寇連江與長樂福清接境率府命公鎮遏公立保伍置屯柵嚴守禦之方鹽丁謀作亂公夜取為首者七人縛之衆不敢動長樂民私受賊官爵約其至為內應公遣人匿舟中謀往來者得其寔誅三十餘人賊駭曰林侯儒者乃能軍若此不可犯也竟不敢由水道而自北嶺攻城

除翰林待制奉直大夫公以太夫人年逾九十重遠
去會福建復置行省改理問官平章阿魯溫沙厚相
敬事多所咨訪紅巾復振公以城外無備慮賊易進
請團結民兵俾自悍鄉里緩急保妻子不散否則無
以為守誅鉏盜賊謹察其變賊勢遂衰惟盜徒聚江
上衆盛稱十二千公謙擊逐廉訪使郭興祖佑之以
誣語中傷公上退居于家未幾果亂攻破閩侯懷三
縣及閩清永福上安羅源寧德連江諸縣及福清州
尋有命陞郎中汀寇負固久不下公往招撫得其大
醜夏流元以歸除漳郡太守未行召入為翰林直學

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時公已得疾卧章山
中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
公配李氏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環篤學純皆先公
卒次子玖子瑚子瑤孫曰榮曰榮孫女三人適史穆
吳觀黃豫公以志畧自負事有人所難為者公毅然
任之然氣傑岸不能下人以此多得謗議其居官事
有益國利民者行之力無所顧忌以此多與僚采不
協好談論每接親友及諸生常坐至夜分起行庭中
以水沃面其精健如此後稍自誨抑號謙牧齋晚益
折節更號覺是軒公教育孤姪与子無異三校文鄉

省盧琦彭廷堅曹道振皆所取上晚歲被疾尚講學不倦著春秋論斷從子七琦克世其學海先君子苟公之先府君友契公復與海為忘年友故知公為人特詳其居官蒞政不能盡知之十而記其一二耳姑述便槩以俟其公之政績者詳紀備錄告于有司勿使有善弗彰為友人吳海述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韓

公權厝誌

歲辛亥三月二十四日行臺侍御史韓公卒于福州光澤里寓舍五月甲子其子儒奉公柩藁葬于城東

之鳳丘送者若干人皆涕泣相弔行道觀者莫不咨嗟以為難得既卒事乃衆相與謀曰嗚呼惟公宿德重望嘉政休烈有不待言而彰紀而垂者惟是假厝于茲不可以弗誌也則又衆應曰諾于是公之門人新安鄭桓述公行實以來告郡人吳海請書其墓石按公諱準字公衡先世居滕金源時始遷曲防今八世為沛人公生六歲始能言七歲能行沉重好學年二十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孟州事擢河南儒學副提舉調儒林郎德安府推官選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轉奉訓大夫僉河南北道廉訪司事改奉直大

夫江西湖南道僉事加中奉大夫南康路總管進中
憲大夫本道廉訪副使陞正使授中奉大夫江西行
省參知政事徙行臺治書侍御史進資善大夫江浙
行省左丞又改福建廉訪使資政大夫復為侍御史
公方為別駕時州大飢疫公出入賑救所乘馬至不
忍食豆粟或雜草以飼之則并草不食人謂感公化
冬時蠅集州署公令民廣歲冰明年大熱病者懶服
冰以愈在河南有陂田若干頃為水所汎守令因循
不治公行部至立勅有司率民障隄歲收粟數千斛
壬辰春新黃寇圍江西平章道同出避憲臣從之獨

公與右丞章伯顏謀遣郎中伯顏不花出戰而公慰
撫居民七大感厲相持五十四日城賴以全南康累
經兵火城內荒蕪公舟居以治招民復業歸者既眾
遂葺草屋為署野丞殘民禾公籲于神丞遂去不為
害戊戌歲四月陳友諒攻破隆興城來見公亡疾面
壁卧不起友諒曰吾向為縣小吏已聞公名公不答
既去使人致糗公拒不受然竟不敢加害壬寅春脫
身入閩朝廷嘉公授江西省參政江西無治所寓順
昌公志在收復扶疾以往迨復為侍御史以告老章
上而是冬城陷公籍稿堂下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公

宣勅公取枕以卧厲刀向之曰此吾所受于君者必欲取之并取吾首去吏不敢迫迨新制交冠服由是著帽終日未嘗去首園瓜有苦者輒取嘗之及病甚遂不服藥以終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丁氏累贈南陽郡夫人三子洛安燕安俱早卒為後者孺也公考諱彥或累贈中奉大夫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祖諱潤累贈嘉議大夫僉書江浙等處行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王氏祖妣朱氏皆累贈南陽郡夫人以公顯公性儉素平居伯如常端坐寡言笑然對賓客朋友談論疊匕不倦

嘗讀小學書至老萊子詐跌仆地曰設有所損豈不反貽憂乎其端如此為文章簡古不事華藻有小學書闕疑水利通編歲于家嗚呼士之處平世賢不肖不能大相異顧君子若不足小人反若有餘及遇變故然君子之所守凝然而不撓小人顛倒反易凡平日所以夸衆炫世者悉喪匕弃而不存矣福城之陷能陷死守節者不三四人其叛恩取寵者比匕然是若公可謂純臣矣銘曰
行務寔不幾以文昌政為循否幾以名揚氣直以剛又靜有常遭運之傾其節益彰后史有作考予銘章

鄭維室妻吳氏墓誌

宗故吏部尚書鄭昂六世有孫諱惟室媿昭武司戶
參軍吳士光之孫女諱震鄭與吳俱閩盛族世為婚
姻夫人長于其良人五歲夫人年二十九不幸而良
人沒男端生纔三月艰难勞苦鞠之十五歲而端以
夭夫人無子立從子極為嗣既營葬其夫遂廬墓三
年然終身不交蔬素夫人歲五十二喪姑林氏族人
有長屬出繼者視姑沒弱夫人利其產皆使以其子
爭立又誣蟻之夫人泣曰吾立極十年矣今焉寧此
且吾先姑命也彼欲沒吾而蟻吾乎吾平居未嘗出

戶今老矣尚可立訟庭哉歸依兄弟近墳墓以待盡
耳哭于廟而去取弟趙淵女以婦極族人健訟趙淵
佐極以辯者累歲而後得直一日極來謁入門母子
相持慟哭遂忽亡不樂少飲食不數日而斃臨絕猶
自指其心若欲有所明者夫人性儉約雖巨室飲食
衣服自奉如常人不吝施與樂周人之急夫沒而不
畢其操子沒而能定其嗣困苦憂抑以避其仇抑鬱
無聊以底于死豈不重可憫也夫人生大德戊戌沒
至正庚子年六十有三惟室生大德癸卯沒泰定丙
寅年二十四歲先葬華棗山前塘原夫人以沒之歲

十一月甲子合葬夫人之考諱自求一弟即起淵比
葬極生男垂一歲起淵請表諸其墓海与起淵同姓
兄弟也不可以辭銘曰

嗟也夫人命之窮遭家不造慙以凶之死不瞑長自
恫我為銘詩刻玄宮誰請泉幽此其明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故武德將軍王也先不華其配孫氏卒于家其子福
建江西行省郎中行潮州路總管那木翰泣請于其
所游吳海曰翰不幸生五歲而母夫人夏氏見背賴
繼母孫氏夫人鞠育恩意隆重如已自出幼復多病

貽夫人夏先將軍沒夫人刻苦持植門戶翰甫受學
夫人即語以立節槩建功業顯親揚名稍長襲父職
而夫人訓益勤惟是敬也奉承不忘臺省薦辟理郡
撫邊至于今獲免于戾以不墜先緒伊母力也又曰
翰幼不省聞家媪言夏夫人性嚴厲始家如治官府
孫夫人寬裕和愛專務以恩撫人宗屬親睦家始貧
夫人勤蠶績以給衣服下逮卑賤凡飲食衣服大小
必均僮僕嘗有罪夫人不加怒而善喻之再三後竟
無犯者又曰昔吾父沒賴夫人獲以時葬從先祖之
域今翰從事于外十有六年世多變故道不得通温

清之問時闕比鄉人來云夫人沒已久嗚呼痛哉翰
昔狐露時生死未可知賴夫人有今日夫人待翰以
終老而翰不及養念此大負何以為子哉夫人生有
泚德其婦儀母範表稱一鄉其有功王氏甚大然生
不蒙夫之榮享子之奉遭時喪亂又不究于壽以沒
歸將合祔于先將軍先夫人之兆吾子其幸畀之銘
以弔金石長久庶幾追翰不孝之罪言已益泣不已
海悲其意不能終辭遂因其語而次第之按王將軍
家世河西元初領兵鎮庐州因以為家墳墓三世皆
在庐州先夫人夏氏封合肥縣君夏氏由宗太保貴

以來為州顯姓夫人合肥人年若干來嬪將軍不三
年而寡夫人無丈夫子所生二女子夫人卒五十有
幾海惟婦人之德不外知觀翰之好善篤學居官寔
匕正直不附而仁愛惠下知其教之有自也古今母
教者多如王陵范滂陸績陶侃皆由賢母以就德業
流聞于後世若孫夫人可不謂賢哉銘曰
坤道至靜順裕而純懿哉夫人其德泚温來嬪未幾
迺隕厥天介匕獨立躬勤志賢教子能政休聞載宣
不待于養胡嗇于年勤珉出墟來者其傳

友石山人墓誌銘

歲著雍敦牂二月乙丑友石山人王君用文卒予走
往哭為其孤曰父有遺言令吾自進啓緘得書及詩
皆殷勤與予訣與悼其後事其辭有甚可哀者曰吾
幼失父母值亂奔走四方來閩將二十年誰土為壚
吾家老幼僮僕殆百口無一人存者先壟遂為無主
吾目不能瞑諸子皆幼何以得還將來失學不能為
人吾葬不必得地苟夫子不忘平生其幸為吾誌焉
予既弔撫其孤乃徵其家謀按王氏先世齊人陷沒
于李元昊元初有天下賜姓唐兀氏曾祖某從下江
淮有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庐州家焉祖某父

某迨君襲爵三世君諱翰仕名那木罕年十六領所
部有能名省憲共言其材于上請畀民職除廬州路
治中政譽日起平章燕尔不花鎮閩辟為從事改福
州路治中三魁賊起地險難猝用兵制君自造其壘
諭降之陞同知又陞理問官綜理永福羅源二縣泉
州土帥柳莽跋扈越境以聯眾莆屬邑皆授團結既
而遂向永福民惧洵上君使人諭曰彼此王民各有
定屬慎勿犯吾尺寸吾有以待汝矣莽遽退不敢前
他為好辭以應擢朝列大夫福建江西行省郎中平
章陳公由居幕府每有所匡益然敬而悼之南方屢

授以君威望素著表授潮州路總管兼督循梅惠州
君請勿拘文法至則大布恩信已逋責緩徭賦簡刑
罰事有害政者以便宜罷之具學校禮儒生使民知
好惡革其舊習姦克宿孽不能煽亂服順若良民遭
世變更浮海抵交占不果屏居永福山中為黃冠服
十年號友石山人有一男子上書薦之君聞命下嘆
曰女豈可更適人哉即治木病不肯服藥迨有司迫
就道遂自引決年四十有六君性強介精敏有胆畧
常慕古志士立名于世持身斬七刻苦節儉衣服飲
食處人不堪居官廉潔貨賂不入吏畏若雷霆其行

事一以愛民為主平居閱書史喜為詩敏常先于人
君配夏氏前卒于淮再娶劉氏子三人備甫九歲脩
六歲偉三歲嗚呼世之仕者或不能潔己愛人或不
寸不任舉職徒能懈逅一死君子猶必取之况君所
樹立若此者哉但寡妻弱子僑寓于數千里之外望
鄉井墳墓而不可及行道有感之者
縣福唐里林坑山之原卜葬用十有二月甲寅銘曰
松栢受命天也特大何泮鋒孰與隔中道而弃世既
易知死可畏子乃擇自獻自靖作臣式有其託之視
此刻

元故翰林直學士林公墓誌銘

公諱泉生字清源其先濟南人永嘉之亂有日披者避地居于莆是時莆屬清源至唐有曰攢為福唐尉曰蘊為西川節度推官孝烈載唐史同時一門宗族九人皆尉刺史世號九侯林家由莆分居福清者益顯居永福林嶼者不顯迨公乃顯公之考諱士寔具化錄事判官以公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國伯祖君澤以考贈温州府平陽州判官曾祖炎發國初收附時宗遺民有不安罪當死錄判公在中涓得民籍焚之脫數百人亡為生祠

以祝後生公自幼精敏嗜學強記絕倫年三十二登進士第授同知福清州事有巨盜暴橫海上十八年為州者惧生事不敢詰公以計悉擒殄之敵譽日起為泉州經歷吏悍如嚴府主吏部大選天下守令以為温州未嘉縣尹監郡占無名田在永嘉界中公奪以畀民為漳府推官峒獠相戒戢勿動公既素信于人及知福清行不將家迨蒞事謁城隍祠為章與神誓三年政加于舊去之日民立石頌之紅巾起帥府被公檄守南境賊不得進遂舍去由北道攻城除翰林待制改福建省理問紅巾復振公請團民自守鄉

里蔣勇克惡賊勢遂衰廉使郭與祖昆塩徒自衛慮
公計乃先謀害公亡乃退而其徒作亂殘一州六縣
朝廷復起公郎中撫寇盜不下者下之遷漳州路總
管復召入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公已得
末疾臥家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寅以疾終年六
十有三有司列公行治于朝謚文敏越十有九年其
孤子瑚等始克葬公于永福山之源來請銘曰先公
沒時子瑚兄弟圖葬事將走師京乞銘于中書潞國
張公今既不及敢于吾子請為海辭曰吾無位與名
且既述公行矣又銘焉不瀆乎又請曰先公朋友存

者無幾何人惟子吾先公所重但子言不誣宜信于
後苟使他人銘惧非先公志也海不敢辭公狀貌魁
傑重而有威喜功名凡居官所在擊姦屏盜督法案
輕徭緩征補弊舉廢求民所宜為文設施馳騁離合
變化枯而靡之揉而順之涇而瀉之閱深雅重優游
與衍而歸于理致方強壯時故人朋友居要地不少
咸以公不能毀方為圓故不能薦引迨朝廷歸論而
公老矣故文辭名海內而治績不過其所歷公遽于
春秋為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從子七
琦克傳其業而卒雜著詩文凡若干卷公配李氏封

西河郡君長子_七環孝愛祥順皆先公卒子玖子瑚
子瑤孫纒一人曰鉉孫女三人適名族其葬以西河
君祔銘曰

有休其教有耀其光公之自著備已徒識其歲陵谷
有交人無害傷

故前將樂縣典史林君墓誌銘

前將樂縣典史林仲嘉沒貧不能即返其土值寇焚
掠民舍樞燬焉其孤文玉斂其遺骸瘞郭南原越明
年乃克還葬所知吳子表其墓曰君諱士志好孝恂
恂初舉孝廉為憲府書佐繼吏福清別駕林清源厚

愛之每嘆曰仲嘉書生願失身為此并泉郡行部使
者左蒼納失里號明察其吏以過出俾代行文書為
漳浦照畧賊猝至戒勿犯林照畧家歷轉運使改授
將樂典史考滿將謁選京師值世革年七十病不服
藥三日而卒歲唐戊三月十四日也葬則癸丑九月
十五日也墓在候官之梅亭君世居閩縣守約不仕
君再娶皆王氏先卒文玉業儒以行為後進模楷婦
劉氏一女適士族孫曰和曰稹和婦吳嗚呼君以好
學之資而托身中涓雖行已可尚然施為未達用不
適其材_七不比于時惜也銘曰

文無害孰謂吏不大其躬式利其後嗣

聞過齋集卷五

聞過齋集卷六

門人靈武王備編次

鄉後學鄭濬重校刊

書

與林待制清源書

向在山中承不出山之計已定近見除目有翰林國
史之命蓋惟朝廷之不遺賢而執事之宜為是官也
竊用為喜若其去就尚當審之今之論者皆曰是美
除不可不往或曰是天子之命不敢違也或曰例甚
嚴犯之恐得罪間有曰身病母老難以遠出將毋而

行則無謂舍母而行則非孝烏有奉百齡之親即萬里之仕哉又有評是教說者曰為前之說者通人也為後之說者拘者也又揣公意者曰彼固將往而吾得止之耶蓋如前之說者十八九如後之說者十一二公意者十五六焉未審公意果何如而外方紛然比度較量也海寔無識但愛公不啻衆人忽聞車從欲出驚遽惶惑凡今日從諛之徒常時議論皆長者所不取何獨今日獨可取乎近而公之子姪與親黨遠至公之交遊皆願公出則願公之不出者誠難言也况公之心亦未可知乎海惟自盡其忠愛之誠而已

別後荅貢尚書書

海草茅賤士居遠于市廛游紀于公鄉無名譽于時嚮者先承車騎枉顧謙所被揣分奚宜頃因別次

閣下握手憐乚以不忍釋稱古之贈言者必令進其教之說以裨盛德萬一海一時不敢奉命退而思之閣下千吾若是果知我何待哉誠感閣下之誠不能自己故托書以謝竊惟古之君子道已明德已立年位已高聲光已流則汲乚然作成後之人而所謂作成者非但寵之位藉之勢而已必教之以不能勸其所未至增而益之開而大之使各成其才德也才

德既成靡不適用然後稱道而薦達之雖不稱道薦
達而其穀譽爵祿皆可自致古之先達所以作成人
材若是故人不能忘也今之君子不然其于人一切
礼貌之有加推譽之過情又撫摩而噢休之恐或一
人不得其懽心焉在下者以是為恩在上者以是為
德由是先達不能作人而後進之成亦不逮夫古矣
是不特一方為然而天下皆然則既習以成風矣士
大夫風俗壞國祚隨之吁可畏哉始閣下來闕也之
人士奔走雜沓以候進于門下者若水之赴壑有獲
一承顏一接語退而莫不充然自得不知閣下何術

致人若是將別有異說速化之耶毋亦姑獎借以慰
其意候其終將奮厲以有成也今而三四年矣夫才
亦難得也遊于閣下之門而十得五豈無才俊之
士而不得所成就亦誠可惜也方今名德位如閣
下才學文章如閣下人所趨信如閣下而不以古道
自任不汲也然作成于人徒使人之悅已閣下亦安
取人之悅已焉此不肖之所甚惑也承下問不敢
有告誠感閣下臨別拳匕之誼故竭區匕吐口之不
能言者誅譴敢辭惟望存察

復陳左丞書

月日海再拜復書左丞閣下海田野之夫閣下誤聽而過詢之以謂明智之士夫明智之士慮足以周物敏足以識機毅足以有決故緩急濟于用而不失其正如海賦性顛固猥執所學不能交通每覽載籍觀前代之得失觀當世之行事雖竊以為私憂然念道與時違才比衆劣遂退伏况默將三十年其自處誠已審矣閣下忠信仁武誼安一方八閩之人獲存視息一旦一暮悉由公賜頌強敵未盡克四方未盡救閑模遠畧固當汲々今賢人俊士彙在軍門奇謀廣策收拾畢用如海疎陋寔無所取虛辱來命惟增悚

楊海頓首再拜

與使者書

國之求材固將有用于世而士之懷材亦思見用于世雖求材者汲々若不足而懷材者綽々若有餘其志寔嘗相通未有礼意俱至而不就者也故有材不適用々不適時徒取古人之道自娛而不可施諸人則不敢應上之求上之人亦不必強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誼也海自總角迄今既衰且老矣讀書成癖生理盡荒誠以賦性愚戇遇事踈拙故自有知以來絕意當世非不欲進不敢進也非固欲退乃安分耳

屏居村落忽郡文學至門奉閣下聲命見招閣下誤
聽何人以僕為賢耶閣下誤聽而求之在閣下不為
過不肖不自揆而承之則不肖為過矣且國家安取
無用之人哉僕之自謀如此是可謀人之政乎僕向
在先朝素未嘗出豈獨在今日乎世俗務聲而不務
寔稱人多不得其當見矯曰自脩見夸大為多能
見隱伏云高尚閣下勿遽因人言而信夫人之知人
必不如其自知之審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辱
閣下意待之勤且孳何敢不以情告乎况海之事勢
有大不可者老母行年九十兩目俱昏病廢逾年不

能離床弟六喪未舉老母自聞命以來朝夕憂惶宿
疾加重此身一動必有不測之憂惟閣下高明仁恕
老以及人之老乞賜改命使海得侍奉菽水湯藥
誠願誠幸父母生我劬勞家貧無以為養計多得餘
日以酬大恩古人所謂烏鳥之情惟閣下憐之奉欲
趨謁誠恐閣下不知此情遂加迫促是以不敢而布
書左右伏祈懷感惟望情恕

與秦景容書

海再拜景容徵君足下 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別
尋至河口追餞不及公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

後烟塵蔽隔音問難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大夫人捐
館驚怛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知從者在金陵適使
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說嗟乎足下乃有不知僕者
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廢逾年起止
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軟脚疾足亦幾廢今髮
盡皓無一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弟房
下娶婦癡子七人是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
興念五內摧碎惟足下為僕念此又凡今日求退者
足下當力佑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
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

足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宣

投鄭彥斌書

哀病之慘久願與世隔疎足迹數年未嘗一至城府
親戚知舊吉凶慶弔之事亦絕往來非是無情但欲
省事庶幾不撓于心少延微軀幸畢大事免為天地
間罪人耳去年使者見招倉猝奉書吐露情悃深賴
仁慈不奪素志近日邑丞下達又承使命召赴史局
僕驚悸迷惑寢食不安雖有親戚朋友不能告訴是
用僭越干之執事夫僕多病質弱未壯已衰此人所
共知也舊有脚疾不時發動發則重脰不能點地痛

楚不可堪勝亦人所共知也去年患痞瘡以丸藥塞
耳瘡雖得愈反受聾病遂成廢人與人語言以指畫
掌旁觀笑侮誠可羞恥如此何復可以見人夫史事
當紀寔以傳將來如僕僻處窮山時事全不通曉加
以聾墮人雖告之不聞如此可令給事文字之末耶
方今士大夫才識者不少可使編錄必能成就如僕
摧憊之餘如更強之以不能將喪心失志言不能成
竊復思念萬一官府不聽迫令驅使委不敢承命寧
受罪責而不悔執事知其久廢而無用閔其情事之
未伸丐白一言俾得從容養病以存視息而久死之
骨得遂歸藏則海之衎感當何如哉臨楮傷切惟幸
孚察不具

哀辭

黃孝仲哀辭

至正十九年夏四月清廉里黃孝仲卒其孤幼未能
有知其家貧其葬未有期予與二三友哭之哀求表
孝仲之良而當世名公無識之者孝仲又無事業文
章足稱于世予聞之孝仲少與予同學孝仲能潛心
以力故能博記經史子傳百家雜言治尚書於詩易
無不通喜考古制名物度数性冲淡簡嗜醪色温而

氣和貌若處子體若不充衣語若不出口聞不善面
發未若自愧外與物無忤而中寔臧否寡與人交或
終歲不至城郭人有犯不與校衆以為懦易之自紅
中後民狃習于亂是歲四月盜復熾城外多從之孝
仲挈家走逃山中里惡少年知其處迫脅之不從縱
笞掠不勝其毒驅以行過常思嶺孝仲竄伏深林慝
四日不得食會賊敗乃歸時餓已困猶奮然卒鄰保
執脅已者欲治之為鄉尊長所抑孝仲惟一子幼甚
愛子覓果孝仲抱入園將取果畀之覺瞑眩遂仆而
斃嗟夫孝仲之善裕于身夫子所謂鄉人善者好之

不善者惡之者與有扶植之豈不薰一鄉哉死不以
其疾又不臻于年善可欲而世不知予知之而不能
顯其可閔也夫孝仲名則忠初字伯慈繼予更其字
死年四十六辭曰

脩短之數矣繫命自天善惡之歸矣其由在人世所
厚兮璣玉冕紳子所慕兮道德為賢畏時俗之机巧
兮既甘志以隱淪何盜賊之狎興兮乃不能亢其身
衆多伎而寔繁兮子獨子也而無親遭困辱以僨踣
兮怀念恨之未伸自古及今兮人孰不死順則安兮
生不義其可恥吾非子之傷兮傷子之懿死者胡有

知矣異生者之有泚

林公偉哀辭

子婿林公偉少從學于予已擇于諸生而妻之性恬
靜好學自力介然有守不隨流俗所尚與人交誠以
莊不喜諧謔初若澹然終乃覺其可親其素質類吾
友黃君異仲其文學類吾友盧君希韓其自守類吾
友鄭君以弘是數人者皆已沒而公偉不幸爾蚤死
顧其家貧母老父喪積年不能舉遺孫在襁褓存者
無以芘而為生沒者無以畢大事不特其賢之可痛
也昔書隱公愷悌樂善居官有惠政以祿壽考終予

以公偉之性行狀貌酷肖其祖意其畸蹇一世其壽
考必將近之何謂遽如是耶長訶之哀逾于痛哭辭
曰

惟人之生天地賦形脩短厚薄之不齊矣孰尸之不
得其平賢何困仁曷不壽兮暴奚富不肖孰與之修
齡將立道反覆使之然兮母天人好惡之異情子生
之不及兮年方幼而禍嬰藐孤生其何如兮危朝露
與秋螢既純粹又好脩矣繫性命之孔靈追遐躅于
徃哲兮味淳哉于遺經不事外以炫耀矣惟內篤以
省成衆橫鷺以縱騁兮子獨守夫沉冥衆飾夸以隆

譽矣子獨保夫堅貞夫豈無翼不飛兮無味不鳴劇
角鍛羽矣虞為犧牲摩光劇彩兮懼為指名曾所懷
之未展矣嗟溘死而不見夫河清嗚呼太羨不調兮
謹識珍烹大玉不琢兮孰知精瑛豈斯文之欲喪兮
吾道將不行夫人豈不死兮吾知子死之不瞑人孰
不傷矣惡知吾至痛之無聲

阿孺哀辭

汝之生兮不如無生胡既付以性兮不畀之以齡念
汝幼暫以如瓠兮炯夔昨之晶熒迨初脫于襁褓兮
始學步以伶俜或投緣于書閣兮亦蹠踐乎家庭曾

角窺之幾何兮儼首弁之如星性靜默以自守兮行
純篤而有經內祖訓之攸服兮外師模之是承既勞
心于典籍兮復致力乎溝塍耕與讀之不廢兮吾謂
汝家之當異年十五而逾二矣勢如日之方升天何
降此疾癘兮嗟遠近之相仍遭毒焰之孔熾兮遂羸
困而弗勝汝胡罹此不幸兮與季隕而為朋惟汝仲
之子立兮形弔影之煢々父擗地以欲絕矣母泣血
而無声叔悼令姪兮弟惜賢兄祖愴深而痛巨兮懷
百感而憂并噫木之未茂兮擷其英器之不窳兮
故揆其成身不得享其眉壽兮孝未足以成其令名

孰謂脩鵬巨椿兮此為朝菌與秋螢嗟汝之生兮不
如無生嗚呼使吾痛汝兮難為情

王山人哀辭

物之生必有死兮夫命固然死者不可復生兮故死
為人之所難仁者殺身以成仁兮彖者忘軀而徇彖
彼甘之若藟黍兮弃餘生猶唾淺偉哉子之耿介兮
既任直又信脩思古人以自範兮覩時俗與沉浮艱
難險阻之備嘗兮盤錯亦云其屢試據所懷之未竟
兮山河儻而頓改退靜伏以默兮閱天星之既終
何鵠板之搜賢兮空數澤而不容撫今昔之異時兮

中激烈而慷慨謂子女之事人兮尤且從一而無二
吾豈夫之不若兮曾不顧夫廉恥吾尔焉用此生為
矣遂引決而永逝山雲淒其動色兮溪雨愴而增悲
松嗟柏怨蘭桂惋兮白雀噉而玄猿啼彼負義而偷
恩兮美不失其富貴此秉節而不渝兮乃獨得乎顯顯
維綱常之在立兮如日月之行天子自擇死兮寧不
為賢嗚呼國安有鬼兮相見乎下泉

擬招

林懷之數嘗言高羅田林升之賢詢其為人曰
和而不汙簡而不抗坦然樂易與物無競真隱

德君子也適予至其鄉凡其親戚鄰里故舊積
之如出一辭噫信可謂善人也已又聞其人豁
達瀟灑性恬淡薄于世故未四十即髻角髻鹿
裘素帶游心物外慕養生導引之術未几被邑
薦授滎縣簿不樂案牘之勞違其素志踰年得
疾以卒衆咸惜之觀其画像有出塵之趣想其
雅度愛之而不及識也其子方將入蜀負喪往
來有二萬四千里之勤為賦招魂一篇亦寓予
追悼之意云

魂兮歸來蜀都不可由些叢山岑律陰穴帟豹宮

猿猴些長江鬱怒迅疾千里絕安流些湍烈矢激怪
石林立森戈矛些滎鄉窮僻簿書慎委期集稠些鹿
鹿奔走終日不得暫夷猶些大塊假息頽念往日端
若浮些羗微髣鬼惡厲不可與為儔些魂兮歸來蜀
都不可由些魂兮歸來四方不可以之些歸墟極望
渺茫瀾些盪薄地戶浮天倪些曜龍啣景掛桑枝些
天吳海若驟閃尸些昧谷杳冥窮崦嵫些弱水一羽
力不支些白虎鑿齒猛狻猊些槃瓠雜种群迷離些
炎荒鬱蒸祝融宅些沸波如湯火并熇些有蛇人面
淵伏射些烏蛮拳髮袒裸褐些魚鱉腥穢生噉食些

朔方函都寒競_上些日月不照黝冥_上些禽獸珍育草
木不生些魑魅魍魎浩縱橫些伺物出入加侵凌些
芒_上土中奠后祇些畫區分野禹力胝些千里斷絕
人行稀些白骨夜泣風淒_上些陰燐四出星月悲些
炯雨白晝常紛霏些魂_兮歸來四方不可以之些魂
兮歸來高羅田些山川宛昔景物繁些榕陰百步蔭
相連些石梁度水瀨潺_上些春花錯繡爛晴妍些汜
有昌歎沼有蓮些菊爛燿燦黃金錢些冬雪眩曜瓊
瑤天些終歲娛樂足盤桓些歸來歸來高羅田些宮室
闌闌伴市廛些崇闕俯衢瞰清泉些涼館燠室華且

鮮些幄帟張設樂具懸些圖籍博局陳後先些融神
適意在所便些魂_兮歸來高羅田些沃壤糞殖多豐
年些九穀登熟飯糗餐些宿醞五投滑且堅些雞鶩
野雁羔犢豚些蔬櫛于圃矢魚淵些調芳百味斬葷
羶些醉飽既具燕閑安些魂_兮歸來高羅田些室媵
婦孺迎脩門些僮僕婢御左右兮些思極想象意精
專些盼嚮悽愴目眇_上些載進載入無逡巡些高堂
總幕啓靈筵些盥沐饋浴湯蘭重些饌羞牲齊衆豆
簋些沉檀具藝畫燭如椽些圖畫設像儼當軒些貌
肖對越語不傳些哀麻軒履杖經環些哭声上顛達

皇天些拊膺頓地淚迸泉些痛毒酷烈中涓些夢
寐或通志意宣些宗媪世婦有弟昆些骨肉恩愛念
弃捐些哀音不絕思纏綿些山靈靈怪來蜿蜒些寒
虫助悲咽鳴蟬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祖北北域考
西阡些松柏疑些翠生烟些精神聚會長周旋些福
澤後嗣永載年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七巖秀色霄
漢連些白雲美些嘗巢其巔些靈鳳白雀時往還些
真人恍惚下翩些子如從之可登仙些魂兮歸來
高羅田些

傳

友石先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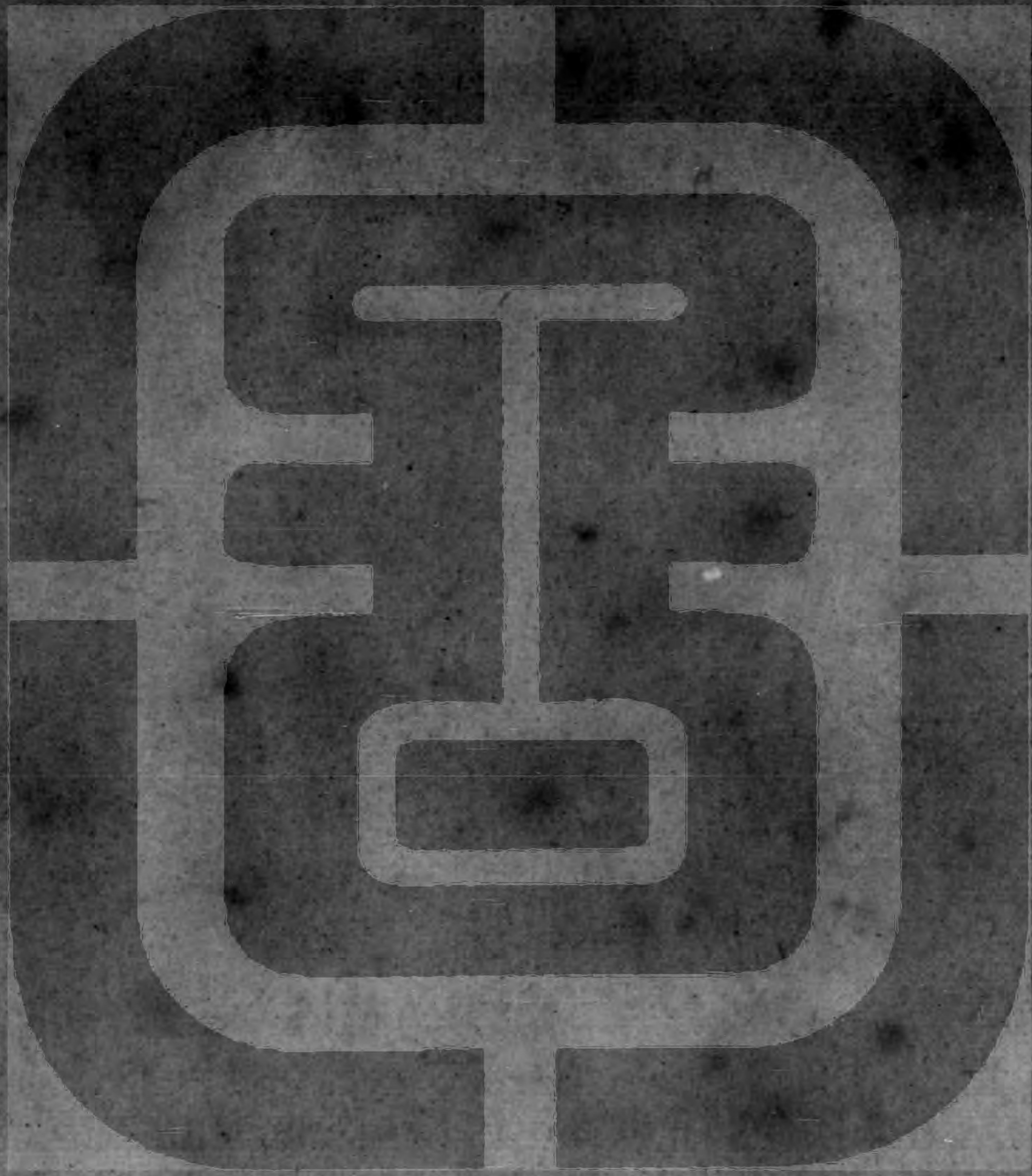
先生霸人也不知其姓名宦遊南方遭世變易屏居
遠迹棲止于龍泉之上籜冠丹服葛屨繩帶與樵童
牧豎田夫漁父雜處于沙門法雖不甚解然時往來
聽其談論性簡易喜讀書吟詩飲酒酷有山水癖四
時朝昏不問寒暑曳杖入山林深谷攀高崖絕壁覽
飛流潺湲每遇石處必坐些則吐些肯首自語嘯歌
盤桓或解衣而卧既去復返眷戀不忍舍雖日遇百
石率用為常戶外有盤陀陰雨不能出則倚戶佇玩
清夜月出必就石蹲踞俯仰或賦詩一篇奏琴一曲

然後引孟孤酌陶然至醉不知天地之大今古之變
身世之無何日月之不足也故凡龍泉之上目以為
異人或問曰先生若是其愛石者石豈有声色臭味
之可悅而愛之若是已將與之友乎先生曰是固然
夫天下之物皆有可嗜而人各有所嗜已不同者不
可以共語也何獨是乎無声色臭味乎声色臭味果
能使人樂而忘死哉吾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聾五臭令人鼻亂五味令人口爽使吾好之其如
害何若石乃獨與吾性合故愛之自吾之愛之也聽
之過絲竹觀之逾丹青逆之溢椒蘭甘之越芻豢石
雖不言而以其形喻終日與吾若相唯喏者而又不
吾禍吾奚為不愛之哉且吾之耳目口鼻已與石化
矣而吾心則又不然矣而吾與為友又何間焉問者
無以復由是衆咸稱之曰友石先生云

閩寡婦傳

吾嘗讀烈女傳信人道必本于夫婦夫婦正則父子
兄弟可得而正矣暇日取鄉邑婦人能守義不失為
衆所稱者粹而錄之為世勸焉黃氏者閩縣清廉里
黃俊之女永慶里何登之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生
男終四歲女生終四月上無姑嫜傍無如姊產業墮

墜不足自給有勸其適人者黃氏曰吾夫不幸迫于
橫禍而死遺孤藐然歲時祭祀實托于吾又奚忍弃
之且自始與之齊即誓不嫁今而乃負吾心乎勤儉
刻苦日夜紡績以育其子鄰有富人恃貨力每欲侵
之不可乃挈男女歸外家依父母以居俟男女既長
乃還銖積寸累漸復旧業年七十猶執女工不廢閭
里歎服其姪宗原為予道宗原純懿謹行善著于友
其言不誣也嗚呼世下俗偷民行不立士大夫不顧
廉恥弃君賣友生而負之况其死乎觀于婦人不可
少愧哉



S